

利用身体部位构建非身体部位概念过程中转喻认知机制的运用 -以泰语“ຫົາ(头)”和“ມື່ອ(手)”为例

THE APPLICATION OF METONYMIC COGNITIVE MECHANISM TO CONSTRUCT NON-BODY PART MEANINGS USING BODY PARTS WORDS: A CASE STUDY OF “/Hູ້າ/” AND “/ມື່ອ:/” IN THAI

卢鑫晖¹, 康浩宇²

Xinhui Lu¹, Teavakorn Khumsat²

¹中国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外国语学院 ²泰国正大管理学院通识教育部

¹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Pujiang Institute, China

²General Education, Panyapiwat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Thailand

Received: June 30, 2021 / Revised: October 4, 2021 / Accepted: October 25, 2021

摘要

身体部位是一个概念上极其丰富的领域, 常作为构建其它领域概念, 即概念化的来源域被使用。但是, 认知主体把身体部位作为概念化的来源域来构建其他概念的心理操作模式并非任意的, 需要在隐喻、转喻等认知心理机制运作下进行。其中, 转喻认知机制不亚于隐喻在概念化过程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本文从认知语言学中关于语义结构等同于概念结构的观点出发, 通过分析泰语语料库中身体部位词汇 “/hູ້າ/ (头)” 和 “/ມື່ອ:/ (手)” 的语义扩张情况间接地考察泰语母语者在利用身体部位来构建其他非身体部位概念过程中转喻认知机制的运用。研究发现泰语母语者基于转喻认知机制利用身体部位 “头” 和 “手” 构建其他概念过程运用了三种类型的转喻认知模式, 分别是部分代替整体、整体代替部分和部分代替部分, 并发现身体部位 “头” 比 “手” 更具有显著性, 常被用于其它领域概念的来源域被使用。

关键词: 身体部位 概念化 转喻认知机制 泰语母语者

Abstract

Body parts are a conceptually rich domain, and are often used as the source domain for conceptualizing other conceptual domain, i.e. conceptualization. However, it is not arbitrary for the conceptualizer to use body parts as the source domain of conceptualization to conceptualize the other concepts. It needs to be carried out under the operation of cognitive mechanisms such as metaphor and metonymy. Among them, the metonymic cognitive mechanis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ceptualization no less than metaphor. Based on the viewpoint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semantic structure is equivalent to conceptual struc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aning extension of body part term “/húa/ (head)” and “/mu:/ (hand)” in the Thai language corpus to indirectly investigate the use of metonymic cognitive mechanism by Thai native speakers in the process of using body parts to conceptualize other non-body part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ai native speakers used three types of metonymic cognitive models in the process of using body parts “head” and “hands” to conceptualize other concepts based on metonymic cognitive mechanisms, namely, THE PART FOR THE WHOLE, THE WHOLE FOR THE PART, A PART FOR ANOTHER PART, and found that the body parts “head” is more prominent than “hands”.

Keywords: Body Parts, Conceptualization, Metonymic Cognitive Mechanisms, Thai Native Speakers

引言

语言并非是单纯依靠声音形式和意义的对应关系而任意形成的符号体系,而是拥有身体和具备对外部事物进行感受、思考和判断心智的语言使用主体与外部世界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

以身体经验 (Bodily Experience) 为基础获得的传达手段 (Lim, 2008)。因此,语言的使用必然会反映出人类的身体和丰富的体验,并且身体和体验作为认知主体构建概念结构的基础,通过研究语言便能够间接窥探语言使用主体,即认知主体的概念结构。其中语义扩张 (Meaning Extension) 或者多义性 (Polysemy) 的研究属于其中的一种途径。Evans 和 Green (2006) 认为语义结构 (Semantic Structure) 等同于概念结构 (Conceptual Structure),语义结构的构建 (Meaning Construction) 归功于概念化 (Conceptualization)。概念化应具备与语义扩张同等地位。

那么概念化或者语义扩张是如何进行的呢?《易经·系辞下传》中提到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体现了人类所具有的一种典型思维特征,也是概念化的一种模式。这种观念与 Lakoff 和 Johnson (1999) 所主张的“体验认知 (Embodiment)”相似,即把任何身体和体验作为衡量和认知周围事物的标准作为理解存在于外部环境里的新事物和抽象性对象的根据 (Evan & Green, 2006)。与此同时,Heine (1997) 在其著书《Cognitive Foundations of Grammar (语法的认知基础)》中的研究也印证这一说法,通过对世界上众多语言的深入考察,他发现身体部位和人们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获得的体验是一个概念

上及其丰富的领域,也是被用作构建为数众多的其他领域的来源 (A Source for Structuring Numerous Other Domains),比如,数词体系 (Numeral Systems)、空间方位概念 (Spatial Orientation) 等。

其中,身体部位 (Body Part) 作为先与其他经验而获得的经验,属于人类最先接触并获得的原始经验,不仅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出发点,还是理解其他对象或者抽象事物的根本、也是语义扩张的起始点 (Lim, 2008)。因此,在人类认知机制运作下进行的概念化过程中,人们会选择利用指代某个身体部位的词形通过语义扩张来指代其他概念,这种情况具有普遍存在的特征。该观点也在众多前人研究中被印证。比如, Svorou (1994) 基于跨语言的观点研究身体部位词汇语法化、Bybee et al. (1994) 在语法化研究中提到身体部位词在隐喻认知机制下发生的语义扩张现象、Lim (2008) 基于认知语言学体验观探讨韩语身体部位词汇语义扩张情况、Meechareon (2009) 关于泰语身体部位词汇基于概念隐喻认知机制的语义扩张研究、Park (2012) 关于泰语身体部位词汇 “/mu:/ (手) ” 的隐喻扩张研究、Tawichai (2014) 关于泰语身体部位词汇 “/lăŋ/ (背) ” 的语义扩张特点研究、Lu 和 Park (2019) 关于泰语身体部位词汇 “/húa/ (头) ” 一词多义的研究,等等。

在所有的身体部位中,最具有显著性的两个部位是“头”和“手”。首先,头是最为重要的部位之一,位于身体最上端的部分,拥有思维能力以及控制和支配人体完成具体行为的大脑,属于人类生命中枢器官。另一方面,手属于人身体臂前端的一部分,受到大脑支配执行着多项机能。

上述两个身体部位由于常年裸露并接触外部世界,是极其容易被认知主体感知到。因此,上述两个身体部位也常作为根源概念 (Source Concept) 被用来概念化其他目标经验 (Target Concept)。

概念转喻与理想化认知模型

在基于认知主体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过程中获得的体验以及人类自身的认知机制的运作下人们在不断地对外部存在客观事物进行概念化并逐步形成新的概念。并在语言经济性原则的框架下,发生语义扩张并出现了一词多义现象 (Polysemy),即指代同一个词形具有多层词义,虽然同一词形的语义结构内部的每个词义指代各不相同的两种概念,却具有某种相互关联的关系。

实际上这与 Heine et al. (1991) 所提到的观点相似,他们的观点认为通过扩展现有的词形表达新概念 (Extending the Use of Existing Forms for the Expression of New Concepts)。但是,利用现有词形表达新的概念,即构建其他的语义的过程并非任意,需要在“认知机制”这一语言外部因素 (Extra Linguistic Factors) 的推动下进行,包括隐喻、转喻和类推等。

其中,转喻在概念化或者语义扩张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其作为概念层面上的问题是语义扩张和对抽象领域范畴进行概念化最基础的认知机制之一。传统修辞学研究把转喻看成一种辞格,是人们在交际中惯用的装饰。为了把传统修辞学中以语言本体论的角度来考察转喻的方式区别开来,认知语言学把转喻称为“概念转喻 (Conceptual Metonymy)”。学界对概念转喻的定义众多 (Lakoff, 1987; Taylor, 1989; Panther & Radden, 1999; Taylor, 2002)。其中 Lakoff (1987) 的观点认为转喻是指在

同一个理想化认知模型 (ICM) 之内表述和理解“部分和整体关系”的认知现象, 即可用一个部分来认识另一个部分或者整体或通过整体来认识部分, 整体与部分或者部分和部分具有接触或邻近关系 (Contiguity)。另外, Panther 和 Radden (1999) 认为转喻可被理解为一种概念过程, 在这个概念过程中, 一个概念实体“目标体 (Target)”在心智上可以通过一个 ICM 中的另一个概念实体, 即“转喻体 (Vehicle)”来理解, 可能是一种比隐喻更为基本的认知现象。上述观点均认为转喻是发生在同一个概念域或者同一个 ICM 之中的, 人们可以利用 ICM 中的组成要素互相代替, 或者组成要素和整体之间互代。上述观点中提到的 ICM 是指特定文化背景中说话人对某领域中的经验和知识所做出的抽象的、统一的、理想化的解释, 这是建立在许多认知模型 (CM) 之上的复杂、整合的完形结构, 是一种具有格式塔性质的复杂认知模型 (Lakoff, 1987)。

转喻的生成和理解与 ICM 有密切的关系。基于 ICM 理论的转喻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向。第一、整体 ICM 及其部分 (Whole ICM and Its Parts), 第二、整体 ICM 内部的部分 (Parts of an ICM)。如下图 1 与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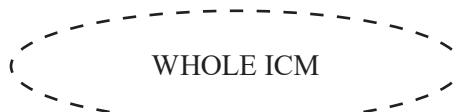


图 1 Whole ICM and its parts



图 2 Parts of an ICM

如图所示, ICM 是一个整体, 其内部由许多部分 (part 1、part 2、part 3...) 构成, 这些部分均存在于 ICM 内部。图 1 将会出现两种情况, 分别是显著的部分代替整体 (The Part for the Whole) 或者显著的整体代替部分 (The Whole for the Part)。图 2 将会出现显著的部分代替其他部分 (A Part for Another Part)。

本文将在上述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分析身体部位词汇 “/húa/ (头)” 和 “/muː/ (手)” 的语义扩张情况间接地探究泰语母语者在利用身体部位构建其它概念过程中转喻认知机制的运用情况, 并旨在通过语言的使用情况来看泰国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中身体的重要性。

泰语身体部位词汇语义扩张与转喻认知机制的运用情况

本文使用语料以及例句来源均取自于朱拉隆功大学泰国国家泰语语料库 (Thai National Corpus)。通过对例句进行的分析, 发现泰语身体部位词汇 “/húa/ (头)” 和 “/muː/ (手)” 基于其原型义 (Prototypical Meaning) 内部蕴含的语义特征 (Attribute) 和转喻认知机制中不同转喻认知思维的

促使下,发生相应的语义扩张。Park (2012) 和 Lu & Park (2019) 对泰语身体部位词汇 “/húa/ (头)” 和 “/muu:/ (手)” 原型义内部蕴含的语义特征进行了整理。如下:

头	位置特征: 脖子以上的部分、身体的最上端 形态特征: 被头发覆盖的球形体 构成特征: 包含眼睛、耳朵、鼻子和嘴巴的脸部、头发和头皮、大脑和头盖骨以及中枢神经等 机能特征: 生命中枢器官、收集各类感知情报、履行各项思维判断能力
手	形态特征: 挂于手臂末端 构成特征: 手掌和手指 机能特征: 用于抓拿物品

也就是说,作为认知主体的泰语母语者对某一事物进行概念化的过程中,利用同一 ICM 内部里的一个概念实体“转喻体”,即指代身体部位 (Body Parts) 的“头”与“手”,通过概念上接触或者邻近关系来理解并认识另一个概念实体“目标体”,即非身体部位 (Non-body Parts) 领域内的其他概念。上述过程运用到三种类型的转喻认知思维,即整体代替部分、部分代替整体和部分代替部分。具体内容如下:

1. 整体代替部分

在整体 ICM 及其部分关系中,整体和部分具有邻近关系,当整体相对于部分更加显著时,会唤起整体代替部分 (The Whole for the Part) 的认知思维。通过对语料和例句的分析,发现泰语身体部位词汇 “/húa/ (头)” 具有这种类型转喻语义扩张,“头”作为一个整体,“头发”、“思维能力或思考方式”和“性格”等均属于整体内的一部分。泰语母语者通过整体来理解部分,促发了转喻语义扩张。具体如下:

头代替头发

泰语母语者在对“头发”进行概念化的过程中,基于身体部位词汇 “/húa/ (头)” 原型义内部蕴含的构成特征中头与下位范畴之间内包关系,在整体代替部分的转喻认知思维的促使下,利用认知上较为显著的“头”作为一个“转喻体”来理解认识“头发”这一“目标体”,导致 “/húa/ (头)” 在部分情况下引申出“头发”之意。例如:

[1] ต่อนที่เห็นคนโกรน หัว หม่นกลม ๆ
tɔ:n tʰi: hěn kʰon kon **húa** (头→头发) mè: ɳ klom klom

[2] หัว หงอก/หัว แกคละ/หัว จุก/หัว คำ
húa ɳɔ: k/ **húa** klæ?/ **húa** cùk/ **húa** dám (头→头发) dám

范例 [1] 中动宾结构“ໂກນ+ຫົວ”和范例 [2] 中定结构“ຫົວ+修饰语”的“ຫົວ”在上述情况中已经不再指身体部位“头”这一概念,由于受到转喻认知机制的影响,语义发生扩张,用整体“头”来指代“头发”。

头代替思维能力

基于身体部位词汇“/húa/ (头)”原型义内部蕴含的机能特征中头与思维能力之间的内包关系,泰语母语者在对“思维能力”或者“思考方式”进行概念化的过程中,在整体代替部分的转喻认知思维的促使下,利用认知上较为显著的“头”作为一个整体“转喻体”来理解认识部分“目标体”,即“思维能力”或者“思考方式”,导致“/húa/ (头)”在部分情况下引申出“思维能力”或者“思考方式”之意。

[3] เขาไม่มีຫົວทางด้านเศรษฐศาสตร์

k^haw māj mi: **húa** (头→思维能力) tha: n dā:n sè: ttha?sa: t

[4] ตัวเองเป็นคนຫົວไม่ดี

tua?e: n pen khon **húa** (头→思维能力、智力、记忆力) māj di:

[5] มีคนຫົວในสมองเห็นโอกาสจากปัญหา

mi: khon **húa** (头→思维能力) sāj mō: n̄hēn ?o: kā: t cā: k panhā:

[6] อุปสรรคปัญหาส่วนใหญ่อยู่ที่สมเด็จพระยาทึ้งสองที่เป็นขุนนางหัวเก่า

?ùppà?sàk panhā: sùanjàj jù: thî: sōmtèdprá?ja: thá?n sō: n̄ thî: pen khunna: n̄ **húa** (头→思维能力) kàw

[7] ต้องมาสัญญาพวกຫົວใหม่ในระบบประชาธิปไตย

tō: n̄ ma: sà?jòpkæ: phuak **húa** (头→思维能力) māj naj rá? bò: p prá? cha: thí? pà? taj

上述范例中的“ຫົວ”受到转喻认知机制中整体代替部分的思维影响发生语义扩张,在上述情况中已经不再指身体部位“头”,转而指代的是某种思维能力或者思考能力。范例 [3] 中的“ຫົວทางด้าน+特定领域”指在某种特定领域内所具备思维能力,例句中“ຫົວทางด้านเศรษฐศาสตร์”指代经济学方面的思维能力。范例 [4] 中的中定结构“ຫົວ+修饰语”中的“ຫົວ”指代思维能力、智力、记忆力,例句中“ຫົວไม่ดี”指代思维能力等大脑内部机能低下。范例 [5] 中的中定结构词组“ຫົວ+ສີ”亦指思维,译为思维灵敏。另外,范例 [6] 和范例 [7] 中的词组“ຫົວ+เก่า/ใหม่”指新思维和旧思维。

实际上,该转喻模式属于一种连锁转喻 (Chained Metonymies) (Reddy, 1993),即转喻映射过程并不一定是一步就从源域达到目标域的,而往往存在多步骤阶梯式概念转移。思维能力或者思考能力属于大脑的产物,大脑是头部的下位范畴,因此,身体部位词汇“头”作为一个整体代替部分的“思维能力”时并未一步到达目标,而是经过了“大脑”进行了阶梯式转喻方向的概念转移。如下图 3:



图 3 头代替思维能力连锁转喻

头代替性格

人的性格其实与大脑有关,而一个人的性格由大脑结构决定,同样大脑结构改变会影响一个人的性格,每个人独特的性格看似难以捉摸,其实大脑构造中早已经有所体现。泰语母语者基于身体部位词汇“/húa/ (头)”原型义内部蕴含的机能特征,对“性格”进行概念化的过程中,在转喻机制的推动下,利用认知上较为显著的“头”作为一个整体“转喻体”来理解认识部分“目标体”,即“性格”,导致“/húa/ (头)”在部分情况下引申出“性格”之意。例如:

[8] แกอย่างอกลูกชายหัวดื้อกว่าคนอื่น อย่างเตี้ยงมีอยู่มากมาย
 kæ: jà: bò: k lû:k cʰa: j **húa** (头→性格) dɯ: kwà: kʰon ?ù: n jà: ɳ tìa jaŋ mi: jù: mâ: k
 ma: j

[9] นารดาของเอกอนงค์เป็นผู้หญิงหัวอ่อน
 ma: n da: ? èkkà?nɔ: n pen pʰû: jɪŋ **húa** (头→性格) ?ò: n

[10] ใจนี้สีตันยังคงเป็นคนหัวร้อนทวนกระແສບນານແຫ່
 ?ajṣà?taj jaŋ khoŋ pen khon **húa** (头→性格) rán thuan krà?sæ: khà?nă: nthé:

[11] สถานีตำรวจนครบาลจับลุงหัวร้อนไม่ไหวเพื่อนบ้านโขนหินใส่หลังคานบ้าน
 sà?thă: ni: tamrùat chianmàj càpluŋ **húaróy: n** (头→性格) mo: hò jo: n hín sàj lăŋ kha:
 bâ: n

上述范例中的“หัว+形容词”中“หัว”受到转喻认知机制中整体代替部分的思维影响发生语义扩张,不再指代身体部位“头”,转而指代的是非身体领域概念“性格”。范例 [8] 中的“หัวดื้อ”指坚持己见、固执、顽固的性格。范例 [9] 中的“หัวอ่อน”指不会拂逆别人、依照别人的意见行动、不违背、不反抗的性格。范例 [10] 中的“หัวร้อน”与范例 [8] 相似。最后,范例 [11] 中的“หัวร้อน”也属于这种情况,指易怒、极其容易暴躁的性格。

该类型的转喻也属于词汇层次的连锁转喻,性格由大脑构造决定,亦属于是大脑的附属产物,大脑又作为头部的下位范畴。因此,当概念化利用身体部位“头”作为一个整体代替部分的“性格”时并未一步到达目标,而是经过了“大脑”进行了阶梯式转喻方向的概念转移。

如下图 (4):



图 4 头代替性格连锁转喻

上述所整理的“头代替头发”、“头代替思维能力”和“头代替性格”等转喻认知思维都体现了泰国利用身体部位来构建其他概念时的一种思维模式。

2. 部分代替整体

在整体 ICM 及其部分关系中, 整体和部分具有邻近关系, 当部分相对于整体更加显著时, 会唤起部分代替整体 (The Part for the Whole) 的认知思维。通过对语料和例句的分析, 发现泰语身体部位词汇 “/húa/ (头)” 和 “/muu:/ (手)” 均具有这种类型的转喻语义扩张, “头” 和 “手” 均属于身体部位, 是身体这一整体内部下位范畴, 认知主体通过利用显著的部分来理解整体, 促发了转喻语义扩张。具体如下:

头代替人

在该类型转喻模型内, “人” 作为整体 ICM, 内部由多个部分构成, 其中 “头” 属于内部的一个组成要素。当泰语母语者基于身体部位词汇 “/húa/ (头)” 原型义内部蕴含的位置特征中身体最上端的部位并在部分代替整体的转喻认知思维的推动下, 利用认知上较为显著的 “头” 作为一个概念实体 “转喻体” 来理解认识整体 “目标体”, 即 “人”, 导致 “/húa/ (头)” 在部分情况下引申出 “人” 意。例如:

[12] หัวหน้าและผู้นำการจะนั่งติดหน้าต่าง

húa (头→人) nâ: læ? phû: cátka:n ca? nâjtít nâ: tâ:ŋ

[13] ผู้นำที่จะนานับหัวทุก ๆ คนในวันงานและจะพาทุกคนสนับสนุนไปพร้อม ๆ กัน

phû: nam thî: cà? ma: náp hua (头→人) thûkthûk khon naj wan ña: n læ? cà? pha: thûk khon sà?nùk paj phrô: m phrô: m kan

[14] เมื่อค่อนนั่นเคยเป็นหัวคะแนน

mûakò: nnán kʰy: j pen hua (头→人) kʰâ? næ: n

上述范例 [12] 至范例 [14] 中的 “หัว” 受到转喻认知机制中部分代替整体转喻思维的影响发生语义扩张, 不再指代某个特定的身体部位, 转而指代整体的 “人”。其中范例 [12] 中复合名词 “หัวหน้า” 指某件事情或者集团内部地位最高的人。范例 [13] 中动宾词组 “นับหัว” 直译为数人数, 亦不指代身体部位。范例 [14] 中的复合名词 “หัวคะแนน” 指在选举期间为自己支持的参选人阵营积极参加拉票活动的人。

手代替人

通过对语料和例句的分析, 泰语身体部位词汇 “/muu:/ (手)” 与 “/húa/ (头)” 一样, 在部分代替整体的转喻思维的影响下, 会发生语义扩张, 原本指身体部位, 即挂于手臂末端的部分, 引申出 “人”的含义。也就是说, 泰国母语者在概念化的过程中, 利用认知活动上较为显著的身体部位 “手” 作为一个概念实体, 即 “转喻体”, 通过 “转喻体” 来理解 “目标体”, 即属于整体的 “人”。例如:

[15] โดยมีนายทหารเพื่อนสนิท จอมพลประภาส เป็นมือขวา

do: j mi: na: j thá?hă: n phûan sâ?nít cō: mphon prâ?phâ: t pen muu: (手→人) kwă:

[16] สามีมือที่สามจะไม่มีการทวน

thâ:mi: muu: (手→人) thî: să: m cà? mâj mi ka: n thon

范例 [15] 和范例 [16] 中“มือขวา”和“มือที่สาม”词组中的“มือ”受到转喻认知机制中部分代替整体转喻思维的影响发生语义扩张，不再指挂于手臂末端身体部分。其中，“มือขวา”直译为“右手”，与汉语惯用语中左膀右臂中的“右臂”概念相似，指身边的得力助手。泰语中类似的惯用表达方式还有“มือซ้ายมือขวา”。另外，“มือที่สาม”直译为“第三只手”，实际指代“第三者”，即凭借个人喜好，肆意侵犯他人家庭，直至拆散别人家庭的人。

手代替行为

人们通过大脑思维支配着手完成各种各样的行为，是劳动过程中最常用到的身体部位之一。除此之外，手还具备拿取、拉动及推动、举起或抬起物品等多项行为功能，行为的产生要靠的手，在没有手参与下的行为，举步维艰。在该类型的转喻模型内，泰语母语者基于身体部位词汇“/muu:/ (手)”原型义内部蕴含的机能特征，把“手”看作为某个行为的一部分，利用认知上较为显著的“手”作为一个“转喻体”来理解整体“目标体”，即“行为”，导致了“/muu:/ (手)”在部分情况下引申出“行为”之意。例如：

[17] แม้มีมือลงมือกระทำเอง แต่รู้เห็นเป็นใจก็ถือเป็นเจตนาไม่ได้แล้ว

mæ: mâj dâj loŋ muu: (手→行为) krâ?tham ?e:ŋ tâ: rú: hĕn pen caj kâ: thû: pen cè:t
tâ? na: mâj di: lâ:w

[18] อิกสีปีจะวางมือจากทางการเมือง

?i: k sì: pi: cà? wa: ŋ muu: (手→行为) cà: k tha: ŋ kan muuaj

上述范例中“ลงมือ”和“วางมือ”属于动宾结构词组，“มือ”至于动词后作宾语，此处的“มือ”已经不再指身体部位，受到转喻部分代替整体思维，部分的“手”代替了整体的“行为”。范例 [17] 直译为“下手”，指开始做某件行为，另外，范例 [18] 直译为“放手”，实际指代结束或者不再做某行为。

上述所整理的“头代替人”、“手代替人”以及“手代替行为”等部分代替整体的转喻认知思维都体现了泰国利用身体部位来构建其他概念时的一种思维模式。

3. 部分代替部分

在整体 ICM 内部的部分 (Parts of an ICM) 转喻下，整体内概念上邻近的两个概念实体互相代替，这类部分代替部分的转喻思维仅有一例。通过对语料分析，发现泰语身体部位词汇“/muu:/ (手)”具有这种类型的转喻语义扩张，“手”和邻近的某个概念实体均属于一个整体内的一部分，认知主体通过利用显著的部分来理解整体内的另一个部分，促发了转喻语义扩张。具体如下：

手代替技术

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手与技术均是不可缺少的组成要素,人们利用手进行生产劳动,生产劳动的效率性的提高必须依赖技术,即经验、知识、技巧和其他操作方面的技巧。因此,两者是相互关联的两部分。在“生产劳动”这一整体 ICM 内部,泰语母语者利用认知活动上较为显著的身体部位“手”作为一个转喻体,通过转喻体来理解整体内部的目标体,即“技术”,从而引申出“技术或者专业性技能”等含义。例如:

[19] นักเขียน มือรางวัลทั้งสามเล่าเรื่องการท่องเที่ยว
nák kʰyān mu: (手→技术) ra: ŋ wan tʰáŋ sǎ: m lâw ka: n tʰɔ: ŋ tʰiaw

[20] เขียน มือฉบับหรือ คดยดูสี
tʰu: māj cʰuá mu: (手→技术) cʰán rǔ: kʰɔ: j du: sí?

[21] มืออาชีพ/มือหนึ่ง/มือกีตาร์
mu: ?a: chī: p/ mu: nùŋ/ mu: ki: tā: (手→技术)

[22] มือถึง/มือไม่ถึง
mu: thǔŋ/ mu: mājthǔŋ (手→技术)

上述范例中的“มือ”受到部分代替部分转喻思维的影响,已经不再指代身体部位,语义发生扩张,转而指代“某种专业技术”。范例 [18] 中的“มือรางวัล”修饰前面的“นักเขียน”表示因为某种技术或者专业性而具备获奖经历的作家,范例 [20] 中的“มือ”指代某种领域内的技术、手艺或者能力。范例 [21] 的“มืออาชีพ/มือหนึ่ง/มือกีตาร์”以复合名词的结构出现,其中“มืออาชีพ”指专家或者具备某领域专业知识的,“มือหนึ่ง”指具备最高实力的人、(某个技术领域内)的领头人,“มือกีตาร์”指在吉他领域具备技能的人。范例 [22] 中的“มือถึง/มือไม่ถึง”中“มือ”亦指技术或者技能,与动词“ถึง/มือไม่ถึง”连用构成主谓结构,表肯定时,指技术到达某个层次,即具有很高的专业性或技能。相反,表否定时,指技术无法到达某个层次,即不具备专业性和技能、没能达到指定的技能标准。

结论

综上,我们通过分析泰语语料库中身体部位词汇“/húa/ (头)”和“/mu:/ (手)”的语义扩张情况,探究了泰语母语者利用身体部位构建其他非身体部位概念过程中转喻认知机的运用情况。泰语母语者作为认知主体在利用身体部位“头”和“手”对其他领域对象进行概念化过程中采用了三种类型转喻认知思维,分别是整体代替部分、部分代替整体和部分代替部分,基于上述转喻认知思维,泰语身体词汇“/húa/ (头)”和“/mu:/ (手)”发生相应的语义扩张。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1 泰语身体词汇“/húa/ (头)”和“/muː:/ (手)”发生相应的语义扩张

身体部位 转喻类型	/húa/ (头)	/muː:/ (手)
整体代替部分	头代替头发 头代替思维能力 头代替性格	/
部分代替整体	头代替人	手代替人 手代替行为
部分代替部分	/	手代替技术
总数	4	3

通过上述整理,可以发现泰国母语者在对“头发”、“思维能力”、“性格”以及“人”等其他对象进行概念化的过程时一般会使用概念上具有接触或者邻近关系的身体部位“头”来代替。在对“人”、“行为”和“技术”等其他对象进行概念化过程中也会使用具有接触或者邻近关系的身体部位“手”来代替。除此之外,还可以从中发现在泰国人的思维里身体部位“手”相对于“头”而言显著性较低。因此,用于构建其他的概念的情况也相对于“头”而言较少。

总结与建议

在认知世界过程中,人类身体部位是最先被认知的、最为熟悉的、最显著的一个概念领域,在此基础上认知主体往往将身体部位作为概念化的来源域用来构建其它领域概念。但是,认知主体把身体部位作为概念化的来源域来构建其他概念的心理操作模式并非任意的,需要在隐喻、转喻等认知心理机制运作下进行。其中,转喻思维的运用是导致了身体部位词汇语义能引申出其他词义的一种重要途径,在同一个 ICM 中,通过整体代替部分、部分代替整体、部分代替部分等转喻思维,产生了丰富的转喻意义,丰富了泰语语言,也使表达更为精确和生动。这点我们通过对泰语身体词汇“/húa/ (头)”和“/muː:/ (手)”的研究中可以得到印证。

除了身体词汇“/húa/ (头)”和“/muː:/ (手)”之外,泰语中还有许多身体部位也可以用来构建其他非身体部位概念,比较典型的就是“脸”与“背”,这些部位在构建空间与时间概念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是值得深究的问题。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与汉语的对比研究,发掘不同文化背景下转喻机制运用于身体部位概念化过程中相似性与相异性,丰富转喻的认知研究,同时促进泰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的开展。

Reference

Bybee, J., Rebere, D. P., & William, P.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worl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vans, V., & Green, M. (2006).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Heine, B. (1997). *Cognitive foundation of gramm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eine, B., Ulrike, C., & Friederike, H.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koff, G., & Johnson, M.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Basic Books.

Lim, J. R. (2008). *Exploration of meaning 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Hankook Publishing House. [in Korean]

Lu, X. H., & Park, K. E. (2019). A cognitive linguistic study on polysemy of body part term /hua/ ('head') in Thai. *Southeast Asia Journal*, 28(3), 71-122. [in Korean]

Meecharoen, U. (2009). *A study of the metaphorical meaning of body part terms in Thai*.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Thammasat University. [in Thai]

Panther, K., & Radden, G. (1999).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John Benjamins.

Park, K. E. (2012). A metaphorical meaning extension of a body part term in Thai-polysemy of /muu:/ 'hand'. *Southeast Asia Journal*, 22(1), 127-150. [in Korean]

Reddy, M. (1993). The conduit metaphor: A case of frame conflict in our language about language. In A. Ortony (Ed.), *Metaphor and Thought* (pp. 254-28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vorou, S. (1994). *The grammar of space*. John Benjamins.

Tawichai, S. (2014). Spatial concepts in Thai: A case study of /lăŋ/ in the pantip.com website.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6(1), 131-148. [in Thai]

Taylor, J. R. (1989).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 Clarendon Press.

Taylor, J. R. (2002). *Cognitive grammar*. Clarendon Press.



Name and Surname: Xinhui Lu

Highest Education: Master's Degree

Affiliation: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Pujiang Institute

Field of Expertise: Cognitive Semantics, Thai Linguistics, and Teaching Thai as a Foreign Language



Name and Surname: Teavakorn Khumsat

Highest Education: Doctoral Degree

Affiliation: Panyapiwat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Field of Expertise: Teaching Thai as a Foreign Language, Folklore, and Language and Literature